

文白对照全注全译

续资治通鉴



萧枫主编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六册

- 第一百八十三卷 元纪 世祖 至元十三年丙子(1276)四月至十五年戊寅(1278)四月 … (4499)
- 第一百八十四卷 世祖 至元十五年戊寅(1278)五月至十六年己卯(1279)十二月 …… (4526)
- 第一百八十五卷 世祖 至元十七年庚辰(1280)正月至十九年壬午(1282)六月 …… (4547)
- 第一百八十六卷 世祖 至元十九年壬午(1282)七月至二十一年甲申(1284)十二月 …… (4572)
- 第一百八十七卷 世祖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(1285)正月至二十三年丙戌(1286)十二月 … (4594)
- 第一百八十八卷 世祖 至元二十四年丁亥(1287)正月至二十五年戊子(1288)十二月 … (4619)
- 第一百八十九卷 世祖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(1289)正月至二十八年辛卯(1291)三月 …… (4644)
- 第一百九十卷 世祖 至元二十八年辛卯(1291)四月至二十九年壬辰(1292)十二月 …… (4669)
- 第一百九十一卷 世祖 至元三十年癸巳(1293)正月至三十一年甲午(1294)十二月 …… (4691)
- 第一百九十二卷 成宗 元贞元年乙未(1295)正月至大德元年丁酉(1297)六月 …… (4714)
- 第一百九十三卷 成宗 大德元年丁酉(1297)七月至四年庚子(1300)十二月 …… (4735)
- 第一百九十四卷 成宗 大德五年辛丑(1301)正月至七年癸卯(1303)十二月 …… (4755)
- 第一百九十五卷 成宗 大德八年甲辰(1304)正月至十一年丁未(1307)十二月 …… (4777)
- 第一百九十六卷 武宗 至大元年戊申(1308)正月至二年己酉(1309)十二月 …… (4805)
- 第一百九十七卷 武宗 至大三年庚戌(1310)正月至四年辛亥(1311)十二月 …… (4828)
- 第一百九十八卷 仁宗 皇庆元年壬子(1312)正月至延祐二年乙卯(1315)三月 …… (4850)
- 第一百九十九卷 仁宗 延祐二年乙卯(1315)四月至五年戊午(1318)十二月 …… (4872)
- 第二百卷 仁宗 延祐六年己未(1319)正月至七年庚申(1320)十二月 …… (4894)
- 第二百零一卷 英宗 至治元年辛酉(1321)正月至三年癸亥(1323)十二月 …… (4913)
- 第二百零二卷 泰定帝 泰定元年甲子(1324)正月至二年乙丑(1325)八月 …… (4940)
- 第二百零三卷 泰定帝 泰定二年乙丑(1325)九月至四年丁卯(1327)十二月 …… (4963)
- 第二百零四卷 泰定帝 致和元年戊辰(1328)正月至十二月 …… (4985)
- 第二百零五卷 明宗 天历二年己巳(1329)正月至十二月 …… (5007)
- 第二百零六卷 文宗 至顺元年庚午(1330)正月至三年壬申(1332)十二月 …… (5025)
- 第二百零七卷 顺帝 元统元年癸酉(1333)正月至至元四年戊寅(1338)十二月 …… (5052)
- 第二百零八卷 顺帝 至元五年己卯(1339)正月至至正五年乙酉(1345)十二月 …… (5079)
- 第二百零九卷 顺帝 至正六年丙戌(1346)二月至十年庚寅(1350)十二月 …… (5103)
- 第二百一十卷 顺帝 至正十一年辛卯(1351)正月至十二年壬辰(1352)六月 …… (5129)
- 第二百一十一卷 顺帝 至正十二年壬辰(1352)七月至十三年癸巳(1353)十二月 …… (5153)
- 第二百一十二卷 顺帝 至正十四年甲午(1354)正月至十五年乙未(1355)十二月 …… (5175)
- 第二百一十三卷 顺帝 至正十六年丙申(1356)正月至十七年丁酉(1357)六月 …… (5199)
- 第二百一十四卷 顺帝 至正十七年丁酉(1357)七月至十八年戊戌(1358)十二月 …… (5221)
- 第二百一十五卷 顺帝 至正十九年己亥(1359)正月至二十年庚子(1360)六月 …… (5246)

-
- 第二百一十六卷 顺帝 至正二十年庚子(1360)七月至二十二年壬寅(1362)十二月 …… (5271)
- 第二百一十七卷 顺帝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(1363)正月至二十四年甲辰(1364)三月 …… (5298)
- 第二百一十八卷 顺帝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(1364)四月至二十五年乙巳(1365)十二月 … (5320)
- 第二百一十九卷 顺帝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(1366)正月至二十七年丁未(1367)六月 …… (5350)
- 第二百二十卷 顺帝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(1367)七月至二十八年戊申(1368)七月 …… (5377)

元白对照全注全译续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三卷

元纪一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十三

夏，四月，庚辰，诏修太庙。

郝经入见，帝⁽¹⁾赐宴大廷，咨以政事，其从行者赏赉有差。

先是宋丞相文天祥至镇江，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，夜亡入真州⁽²⁾，安抚使苗再成出迎，喜且泣曰：“两淮兵足以兴复，特二阃少隙，不能合从耳。”时犹未知夏贵纳款，故再成以二阃为言。天祥问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再成曰：“今先约淮西兵趣建康，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。吾控淮东诸将，以通秦兵攻湾头，以高邮、宝应、淮安兵攻扬子桥，以扬兵攻瓜步，吾以舟师直捣镇江，同日大举。湾头、扬子桥，皆沿江脆兵，且日夜望我师之至，攻之即下，合攻瓜步之三面，吾自江中一面薄之，虽有智者，不能为之谋矣。瓜步既举，以淮东兵入京口⁽³⁾，淮西兵入金陵，要其归路，其大帅可坐致也。”天祥大称善，即以书遣李庭芝，遣使四出结约。

初，天祥未至真时，杨有逸卒，言北朝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，庭芝信之，以天祥为来说降也，使再成亟杀之。再成不忍，给天祥出相城垒，以制司文字示之，闭之门外。久之，复遣二路分覘天祥，果说降者即杀之。二路分与天祥语，见其忠义，亦不忍杀，导之如杨。四鼓，抵城下，闻开门者谈，制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，众相顾吐舌。天祥乃变姓名为清江刘涿，东入海道，遇北兵，伏环堵中得免，饥莫能起，从樵者乞得余糗。行入板桥，北兵又至，众走伏丛蒿

中，北兵入索之，虞候张庆矢中目，身被二创，执杜浒、金应以去。浒、应解所怀金与卒，得逸，募二樵者，以蕢荷天祥至高邮稽家庄。稽斧迎天祥至家，遣子德润卫送至泰州，遂由通州泛海以求二王，是月，始得抵温州。

五月，乙未朔，以平宋，遣官告天地、祖宗于上都之近郊，遣使代祀岳渎。

宋陈宜中、张世杰等奉益王昀即帝位于福州府，改元景炎。遇上德祐帝尊号为孝恭懿圣皇帝，又上太皇太后尊号，册杨淑妃为皇太妃⁽⁴⁾，进封广王禹为卫王。升福州为福安府，以大都督府为垂拱殿，便厅为延和殿，王刚中知福安府。金华尉赵孟奎怀太上皇后帑书间道来上，擢孟奎宗正寺簿。是日，有大声出府中，众皆惊仆。福州城南壁忽崩七里。

初，宋吴坚等来使，不得命，留馆中，高应松绝粒不语，七日而卒，贾余庆病死。家铨翁闻国亡，旦夕哭泣，不食饮者数日。帝高其节，欲尊官之，铨翁辞不受。宋主焘及全太后至燕，铨翁迎谒，伏地流涕，谢奉使无状，不能保存家社。宋主焘及太后遂赴上都。丙申，见帝于大安殿。乙巳，授宋主焘开府仪同三司⁽⁵⁾，检校大司徒⁽⁶⁾，封瀛国公，从行内人安康朱夫人、安定陈才人，俱自经死，有留题于裙带曰：“誓不辱国，誓不辱身。”

宋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，陈文龙、刘黼参知政事，张世杰为枢密副使，陆秀夫直学士院，苏刘义主管

殿前司。宋召李庭芝为右丞相，姜才为保康军承宣使，召故相叶梦鼎为少师，充太一宫使。梦鼎闻命，即航海赴之，道梗不能进，南向恸哭而还。

宋以赵潘为江西制置使，进兵邵武；谢枋得为江东制置使，进兵饶州；李世适、方兴等进兵浙东，吴浚为浙东招谕使，邹汲副之。毛统由海道至淮，约兵会合。仍诏傅卓、翟国秀等分道出兵。时枋得败走，已不能军。汲，吉水人也。

宋文天祥至福安，拜右丞相兼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。天祥以国事皆决于陈宜中，议论多不合，固辞不拜，乃以为枢密使、同都督。天祥使吕武招豪杰于江、淮，杜浒募兵于温州。

帝召宋降将问曰：“汝等何降之易耶？”对曰：“贾似道专国，每优礼文士而轻武臣，臣等久积不平，故望风送款。”帝遣董文忠语之曰：“似道实轻汝曹，特似道一人之过，汝主何负焉！正如汝言，则似道轻汝也固宜！”

巴延入朝，帝命百官郊迎以劳之。既至，拜同知枢密事，以陵州、藤州户六千为食邑。

以董文用为卫辉路总管。

卫辉当要冲，民为兵者十九，余皆单弱，贫病不任力役。会初得江南，图籍、金玉、财帛之运，日夜不绝于道，警卫输挽，日役数千夫。文用曰：“吾民疲矣，而又重妨穡事，殆不可。”乃言于司运者曰：“郡邑胥役足备用，不必烦民也。”司运者曰：“即如公言，万有一不虞，罪将谁归？”文用即为手书，具官职、姓名保任之。民得以时耕，而运亦济。

宋直学士⁽⁷⁾院陆秀夫罢。陈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间，知军务，每事咨访始行，秀夫亦悉心赞之。旋与宜中议不合，宜中使言者劾罢之，谪居潮州。

时衢、婺诸州皆复为宋守，董文炳谓索

多曰：“严州不守，临安必危，公往镇之。”未十日，诸州连兵来攻，索多拒战三阅月，复破婺州。衢守备甚严，索多率总管高兴等鼓噪先登，拔其城。宋权知府事萧雷龙脱走，与同里黄巡检起兵，度不能支，与麾下数人奔入闽，未出境，为同安武人徐浚冲获送县，县尹刘圣仲素与雷龙有怨，杀之。

时监军赵孟奩复明州，战败，见获，不屈，磔死。福王与芮从子孟余，谋举兵绍兴，事泄，被执至临安，范文虎诘其谋逆，孟余诟曰：“贼臣负国厚恩，共危社稷。我帝室之胄，欲一刷宗庙之耻，乃更以为逆乎？”文虎怒，驱出，斩之。过宋庙，呼曰：“太祖⁽⁸⁾、太宗⁽⁹⁾之灵，何以使孟余至此！”杭人为之陨涕。

宋故相留梦炎降。

宋广东经略使徐直谅，遣其将梁雄飞请降于隆兴，阿尔哈雅假雄飞招讨使，使徇广东。既而直谅闻阙中诏，乃命权通判李性道、摧锋军将黄俊等拒雄飞于石门。性道不战，俊战败，直谅弃城遁。六月，丁卯，雄飞入广州，诸降将皆授以官，俊独不受，被杀。

宋吴浚聚兵于广昌，遂复南丰、宜黄、宁都三县。翟国秀取铅山，傅卓至衢、信诸县，民多应之者。会浚兵战败，国秀引还，卓兵亦败，遂降。

己巳，以孔子⁽¹⁰⁾五十三世孙曲阜⁽¹¹⁾县尹孔洵兼权主祀事。

壬申，罢两浙大都督府，立行尚书省⁽¹²⁾于鄂州、临安；设诸路宣慰司⁽¹³⁾，以行省官为之，并带相衔；其立行省者，不立宣慰司。

甲戌，以《大明历》⁽¹⁴⁾浸差，命太子赞善王恂与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历，以枢密副使张易董其事。易、恂奏：“今之历家，徒知历术，罕明历理，宜得者儒如许衡者商订。”从之。诏衡赴大都。

国子生博果密受学于王恂、许衡，尤为

衡所推许，帝尝召试所业，嘉叹之。至是，偕同舍生上疏曰：“王者建国君民，建学为先。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世，莫不有学，故治隆于上，俗美于下。臣等复取平南之君建置学校者，为陛下陈之：晋武帝⁽¹⁵⁾尝平吴矣，始建国子学；隋文帝⁽¹⁶⁾尝灭陈矣，俾国子不隶太常；唐高祖⁽¹⁷⁾尝灭梁矣，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；太宗增筑学舍，高宗立六学，皆承高祖之意也。然晋之平吴，得户五十三万而已；隋之灭陈，得郡县五百而已；唐之灭梁，得户六十余万而已；其崇重学校已如此。况我堂堂大国，奄有江、岭之地，计亡宋之户不下千万，此陛下神功，非晋、隋、唐所敢比也。然学校之政，尚未全举，臣窃惜之！臣等向蒙圣恩，俾习儒学，圣意岂不以诸色人仕宦者常多，蒙古人仕宦者常少，欲臣等晓识世务，以备陛下之任使乎？然学制未定，学徒数少，譬犹责嘉禾于数亩，求良驥于数马，恐其不易得也。为今之计，欲人材众多，通习汉法，必如古普通立学校，然后可。若犹未暇，宜于大都弘闡国学，择蒙古人年十五以下、十岁以上质美者百人，百官子弟与凡民俊秀者百人，俾廉给各有定制，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，充司业、博士、助教而教育之。使其教必本于人伦，明乎物理，为之讲解经传，授以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。其下复立数科，如小学、律、书、算之类，每科设置教授，各令以本业训导。小学科则令读诵经书，教以应对进退事长之节；律科则专令通晓史事；书科则专令晓习字画；算科则专令熟娴算数。或一艺通然后改授，或一日之间更次为之，俾国子学官总领其事，常加点勤，务要俱通，仍以义理为主，有余力者，听令学作文字。日月岁时，随其利钝，各责所就功课，程其勤惰而赏罚之，勤者升之上舍，惰者罚之下舍，待其改过，则复升之，假日则听令学射，自非假日，无故不令出学。数年后，上舍生学业有成就者，听学官保举，蒙古人若何品

级，诸色人若何仕进；其未成就者，且令依旧学习，俟其可以从政，然后岁听学官举其贤者、能者，使之依例入仕；其终不可教者，三年听令出学。凡学政因革增减，皆得不时奏闻，则学无弊歎，而天下之材亦皆观感而兴起矣。然后续立郡县之学，求以化民成俗，无不可者。”书奏，帝览之，喜。

戊寅，诏作《平金》、《平宋录》及《诸国臣服传记》，命耶律铸监修国史。

壬辰，以户部尚书张洵参知政事，行中书省于北京。

秋，七月，丁酉，宋文天祥开府南剑州，经略江西。天祥欲还温州进取，陈宜中不从。盖宜中弄温入闽，欲倚张世杰复浙东、西以自洗濯，故命天祥开府南剑。

宋涪州观察杨立于嗣荣请降诏招谕其父，从之。

初，临安既破，阿珠以宋太皇太后手诏谕李庭芝使降。庭芝登城，谓使者曰：“奉诏守城，未闻以诏降也。”及帝赐瓜洲，太皇太后复赐庭芝诏曰：“比诏卿纳款，日久未报，岂未悉吾意，尚欲固圉耶？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，卿尚为谁守之？”庭芝不答，命发弩射使者，毙一人，余皆奔去。阿珠乃遣兵守高邮、宝应以绝其饷道，博罗欢又攻拔泰州之新城，驱夏贾淮西降卒至城下，以示庭芝。庭芝募客或功为计，庭芝曰：“吾惟一死而已！”阿珠复遣使者持诏招庭芝，庭芝开壁纳使者，斩之，焚其诏于阵上。既而淮安、盱眙、泗州以粮尽降，庭芝犹括民间粟以给兵，粟尽，又令官人出粟，又尽，令将校出粟，杂牛皮、裘絮以给之。兵有自食其子者，然犹力战不屈。

姜才闻高邮米运将至，出步骑五千战于丁村，自夜达旦，北兵多败。阿珠使巴延彻尔教之，所将皆阿珠麾下，才军识其旗帜，皆溃，才脱身走。时高邮水路已绝，阿珠复遣将陆路邀击米运，杀负米卒数千，由是饷益不继。

阿珠请于帝，降诏赦庭芝焚诏、杀使之罪，令早归款，庭芝不纳。会福安使至，庭芝欲赴召，命制置副使朱焕守扬州，而自与姜才将兵七千趣泰州，将东入海。庭芝既行，焕即以城降。阿珠分道追及庭芝，杀步卒千余人。庭芝走入泰州，阿珠围之，且驱其妻子至降下招降。会姜才疽发背，不能战；泰州裨将孙贵、胡惟孝、尹端甫、李遇春，开北门纳外兵。庭芝投莲池中，水浅不死，遂与才俱被执，至扬州，阿珠责其不降，才曰：“不降者我也！”愤骂不已。然阿珠犹爱其材勇，未忍杀之。焕请曰：“扬州自用兵以来，积骸遍野，皆庭芝与才所为，不杀之何俟！”阿珠乃皆杀之，扬民闻者莫不泣下。

有宋应龙者，以儒生知兵，出入行陈三十余年，至是为泰州咨议官。州守孙良臣之弟舜臣，自军中来说降，良臣召应龙与计。应龙极陈国家恩泽，君臣大义，请杀舜臣以戒持二心者，良臣不得已杀之。及泰州降，应龙夫妇自经死。提刑司咨议庐人褚一正，置司高邮，督战，亦被创没水死。淮东地尽归附。

甲寅，以杨村至浮鸡泊漕渠回远，改从孙家湾。

丙辰，遣使以香币祀岳渎⁽¹⁸⁾、后土。

以尚书右丞阿尔哈雅为平章政事，签书枢密院事、淮东行枢密院锡奇里密实为中书右丞，参知政事董文炳为中书左丞，淮东左副元帅达春，两浙大都督范文虎，江东、江西大都督、知江州吕师夔，淮东、淮西左副都元帅陈岩，并参知政事。

是月，翰林侍读学士郝经卒。经为人，尚气节，为学务有用，拘宋十六年，从者皆通于学。及卒，官为护丧还葬，谥文忠。

八月，己巳，穿武清蒙村漕渠。

扬州既破，元兵攻真州益急。宋都统司计议赵孟锦，乘雾袭其营，少顷，雾开，营中见孟锦兵少，逐之，孟锦登舟，失足堕水死，城遂破。安抚使苗再成死之。

召阿珠入朝，赐泰兴户二千为食邑。

宋杨亮节居中秉权，秀王与择，自以国家亲贤，多所諫正，遂犯忌嫉，诸将俱憚之。至是诏出兵浙东，朝臣言：“与择有刘更生之忠，曹王皋之孝，宜留辅以隆国本。”辇者益急，卒遣之。与择因婺州，董文炳拒之，乃还。

宋以王积翁为福建招捕使，黄恮副之。积翁兼知南剑州，备御上三州；恮兼知漳州，备御下三州。

宋张世杰遣都统张世虎与吴浚合兵十万，期必复建昌；与李恒战，兵败，浚奔宁都。

帝归自上都，以鄂罗齐参知政事。

宋太皇太后谢氏，以疾久留临安。至是，遣人自宫中舁其床以出，同侍卫七十二人北赴大都，降封寿春郡夫人。

九月，壬辰朔，命国师作佛事于太庙。

庚子，命姚枢、王磐选宋三学生之有实学者留京师，余听还家。

癸卯，以平宋赦⁽¹⁹⁾天下。

丙午，赦常德府岁贡包茅⁽²⁰⁾。

阿喇罕、董文炳及蒙古岱、索多以舟师出明州，达春及吕师夔、李恒等以骑兵出江西，分道略闽、广。

东莞民熊飞守潮、惠，闻宋赵潜至，即以兵应之；攻梁雄飞于广州，雄飞遁，飞遂复韶州、新会。会曾逢龙亦率兵至广州，李性道出迎谒，飞与逢龙执性道，杀之，潜遂入广州。

宋知邕州宕昌马暨将入卫，而临安已破，因留静江，总屯戍诸军。阿尔哈雅将进取广西，暨发所部及诸峒兵守静江，而自将三千人守严关。攻之，不克，乃以偏师入平乐，过临桂，夹攻暨，暨退保临江。阿尔哈雅使人招降，暨发弩射之。攻三月，暨不解甲，前后百余战，城中死伤相籍，论无降意。

辛酉，诏宋宗臣鄂州教授赵与珩赴阙。与珩入见，言宋败亡之故，悉由误用权奸，

词旨激切。帝为之感动，即授翰林待制。

冬，十月，丁亥，两浙宣抚使焦友直，以临安经籍、图画、阴阳秘书来上。戊子，淮西安抚使夏贵请入觐，乞令其孙胎孙权领宣抚司事，从之。

以淮东左副都元帅阿尔为平章政事，河南等路宣慰使哈喇哈逊为中书右丞。

壬戌朔，宋文天祥师次汀州，遣赵时赏等将一军趣赣以取守都，吴浚将一军取鄂都，刘洙等皆自江西以兵来会。时赏，和州宗室也。

吕师夔等将兵度梅岭⁽²¹⁾，赵潘使熊飞及曾逢龙御之于南雄，逢龙败死，飞走韶州。进兵围之，守将刘自立以城降，飞率兵巷战，兵败，赴水死。

十一月，阿喇罕、董文炳攻处州，知州李珣以城降。甲辰，宋秀王与择偕弟与虑、子孟备及观察使李世达、监军赵由瑞、察访使林温、知瑞安府方洪被执，皆不屈死。

大兵破建宁府、邵武军，宋陈宜中、张世杰，备海舟奉宋主及卫王、杨太妃等登舟。时军人十七万，民兵三十万，淮兵万人，与北舟相遇，值天雾晦冥，舟得以进。

宋王积翁弃南剑，走福安，遣人纳款。至是，军集城下，积翁为内应，遂与知府王刚中同降。

宋主行至泉州，舟泊于港，招抚使蒲寿庚来谒，请驻蹕，张世杰不可。初，寿庚提举市舶，擅利者三十年，或劝世杰留寿庚不遣，凡海舶不令自随，世杰不从，纵之归。继而舟不足，乃掠其舟，并没其货。寿庚怒，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州者，宜中等乃奉宋主趣潮州。寿庚遂与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。

癸丑，并省内外诸司。

庚申，敕：“管民及理财之官，由中书铨调；军官由枢密院定议。”

高丽国王王愷更名睦。

十二月，辛酉朔，宋江西制置使赵潘弃

广州遁，副使方兴亦遁。

降将王世强为乡导，破福安。王刚中既降，使徇兴化军，宋知军事陈文龙斩之而纵其副使，持书责世强、刚中负国，遂发民兵困守。阿喇罕复遣使招之，文龙复斩之。有凤其纳款者，文龙曰：“诸君特畏死耳。未知此生能不死乎？”乃使其部将林华御于境上，华反为乡导，引兵至城下，通判曹澄孙开门降。文龙被执，劝之降，不屈，左右凌挫之，文龙指其腹曰：“此皆节义文章也，何相逼耶！”卒不屈，乃械送临安，文龙不食死。其母系福安尼寺，病甚，左右视之泣下，母曰：“吾与吾子同死，又何恨哉！”亦死之。众叹曰：“有是母宜有是子！”为收葬之。

东、西川守将，合兵万人围宋重庆，大肆剽掠，军政不一，城中益得自守。宋制置使张珪领重庆之命，不能赴官，留合州以抗北军，遣帅复泸、涪二州，北军以不和而溃，珪乃得入城，遣将四出，所向俱捷。珪旋遣使访二王所在，时宋主迁播闻、广，号令不达于四川，而川中诸将犹为宋守。

阿尔哈雅致书马暨，许以为广西大都督，暨不听；又请帝亲降手诏谕之，暨焚诏斩使。静江以水为固，阿尔哈雅乃筑堰，断大阳、小溶二江以遏上流，决东南埭以涸其漕，城遂破。暨闭内城坚守，又破之。暨率死士巷战，伤臂被执，断其首，犹握拳奋起，立逾时始仆。暨家世以忠勇为名将，至暨，死节最烈。淮人黄文政，先戍蜀，军溃，走静江，暨邀与同守，城破，亦被执。文政大诟，不屈，断其舌，以次割、刖之，文政舍胡吡咄，比死不絶声。

邕守马成旺及其子都统应麒以城降。暨部将晏铃辖，犹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。阿尔哈雅笑曰：“是何足攻！”围之十余日，晏从壁上呼曰：“吾属饥，不能出降，苟赐之食，当听命。”乃遣之牛数头，米数斛，一部将开门取归，复闭壁。北军登高视之，兵皆分米，炊未熟，生啖牛，啖立尽。鸣角伐

鼓，诸将以为出战也，甲以待，妻乃令所部人拥一火炮然之，声如雷霆，震城堞皆崩，烟气涨天，外兵多惊死者。火熄，入视之，灰烬无遗矣。阿尔哈雅悉坑其民。民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，阿尔哈雅许以不杀，招之使降，七百人皆自杀，无一降者。阿尔哈雅乃分兵取郁林、浔、容、藤、梧等州。广西提刑邗人邢得遇，闻静江破，朝服南望拜辞，书幅纸云：“宋室忠臣，邢氏孝子，不忍偷生，宁甘溺死。”遂投南流江而死。

宋主在惠州，甲子，遣倪坚奉表，诣军前请降。逾时，索多命其子元帅伯嘉努偕坚赴大都。

以哈坦、奇尔济芬领东川行枢密使，攻合州；布哈、李德辉领西川行枢密院，攻重庆，仍令德辉留成都给军食。

壬申，李思敬告运使姜毅所言悖妄，指毅妻、子为证，帝曰：“妻、子岂为证者耶？”诏勿问。

庚寅，诏谕浙东、西，江东、西，淮东、西，湖南、北府州军县官吏军民：“昔以万户、千户渔夺其民，致令逃散，今悉以人民归之元籍州县。凡管军将校及宋官吏，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，俾各归其主，无主则以给附近人民之无生产者。其田租、商税、茶、盐、酒、醋、金、银、铁冶、竹货、湖泊课程，从实办之。凡故宋繁冗科差、圣节上供、经总制钱百余件，悉除免之。”

是岁，行省云南赛音诃德齐，以所改郡县上闻。云南俗无礼义，男女往往自相配偶，亲死则火之，不为丧祭，无鞭稻桑麻，子弟不知读书。赛音诃德齐教之拜跪之节，婚姻行媒，死者、为之棺槨、奠祭，教民播种，为陂池以备水旱，创建孔子庙、明伦堂，购经史，授学田，由是文风稍兴。

云南民以贝代钱，是时初行钞法，民不使之，赛音诃德齐为闻于朝，许仍其俗。又患山路险远，盗贼出没，为行者病，相地置镇，每镇设土酋史一人，百夫长一人，往来

者或遭劫掠，则罪及之。有土吏数辈，怒赛音诃德齐不已用，至京师诬其专僭教事。帝顾侍臣曰：“赛音诃德齐忧国爱民，朕洞悉之，此辈何敢诬告！”即命械送赛音诃德齐处治之。既至，脱其械，且谕之曰：“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，故诉我专僭。我今不汝罪，且命汝以官，能竭忠自赎乎？”皆叩头拜谢曰：“某有死罪，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，誓以死报。”

交趾⁽²²⁾叛服不常，湖广省发兵屡征，不利。赛音诃德齐遣人谕逆顺祸福，且约为兄弟，交趾王大喜，亲至云南，赛音诃德齐郊迎，待以宾礼，遂乞永为藩臣。

罗盘⁽²³⁾旬叛，往征之，有忧色，从者问故，赛音诃德齐曰：“吾非忧出征也，忧汝曹冒锋鏑，不幸以无事而死；又忧汝曹劫掠平民，使不聊生，及民叛则又从而征之耳。”师次罗盘城，三日，不降，诸将请攻之，赛音诃德齐不可，遣使以理谕之，罗盘主奉命。越三日，又不降，诸将奋勇请进兵，赛音诃德齐又不可。俄而将卒有乘城进攻者，赛音诃德齐大怒，遣鸣金止之，召万户叱责之曰：“天子命我安抚云南，未尝命以杀戮也。无主将命而擅攻，于军法当诛。”命左右缚之。诸将叩首，请侯城下之日从事。罗盘主闻之曰：“平章宽仁如此，吾拒命，不祥。”乃举国出降，将卒亦释不诛，遂改为元江府。由是西南诸夷翕然款附。

夷酋每来见，例有所献纳，赛音诃德齐悉分赐从官，或以给贫民，秋毫无所私。为酒食劳酋长，制衣冠、袜履，易其卉服、草履，首皆感悦。

至元十四年

春，正月，丙申，以江南平，百姓疲于供军，免诸路今岁所纳丝、银。

兵下汀关，宋文天祥欲据城拒战，汀守黄去疾闻宋主航海，拥兵有异志，天祥乃移军漳州。时赵孟潜等军还，吴浚不至。未几，浚与去疾俱降。

嗣汉天师张宗演召至大都，帝命百官郊劳，待以客礼，因赐号演道灵应冲和真人，领江西诸路道教。寻令修周天醮于长春宫，事毕，还龙虎山，留弟子张留孙于大都。

癸卯，复立诸道提刑按察司。先是，监察御史姚天福谓御史大夫伊实特穆尔曰：“按察司之设，所以广视听，虞非常，虑至深远，不但绳有司已也，不宜罢。”伊实特穆尔骇然曰：“微公言，几失之。”夜，入帝卧内，奏其言，帝大悟，至是复立之。阿哈玛特不悦，左迁天福衡州路同知。

甲寅，敕：“宋福王赵与芮家贲之在杭、越者，有司禁至京师，付其家。”

宋知循州刘兴，知梅州钱荣之，并以城降。

二月，癸亥，替⁽²⁴⁾出东北，长四尺余。

广州下，遂破广东诸郡。

吴浚既降，因至漳州说文天祥降，天祥责以大义，斩之。

帝如上都。

南伐之师引还，留潜说友为福州宣慰使，王积翁副之。时北方有警，帝召诸将班师，凡诸将及淮兵在福安者，命李雄统之。

壬午，隳吉、抚二州城，以隆兴滨江，姑存之。

以西僧嘉木杨喇勒智⁽²⁵⁾为江南总摄，掌释教，除僧租赋，禁扰寺宇者。

三月，宋文天祥复梅州。

李雄杀潜说友。

宋陈瓚举兵诛林华，复兴化军。瓚，文龙从子也。

帝以去冬无雨雪，春泽未继，问便民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、姚枢、王磐、窦默等，对曰：“足食之道，唯节浮费，靡谷之多，无逾醴醪，况自周、汉以来，尝有明禁。祈神赛社，费亦不贵，宜一切禁止。”从之。

翰林待制获鹿王思廉，尝进读《通鉴》⁽²⁶⁾，至唐太宗有杀魏征语，及长孙皇后进谏事，帝命内官引至皇后阁，讲衍其说。

后曰：“是诚有益于宸衷。尔宜择善言进讲，慎勿以谀辞烦上听也。”每侍读，帝命御史大夫伊实特穆尔、太师伊彻察喇、御史中丞萨里曼等咸听受焉。

廉希宪在江陵，疾久不愈。董文忠言于帝曰：“江陵湿热，如希宪病何？”帝即召希宪还。江陵民号泣遮道，留之不得，相与画像建祠。希宪还，囊囊萧然，琴书自随而已。帝知其贫，特赐金钞。

夏，四月，宋广东制置使张镇孙复广州。

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，吉、赣兵皆会之，遂复会昌县。

宋淮人张德兴，与淮西野人原寨刘源等起兵兴复，司空山民傅高举兵应之，遂复黄州、寿昌军，用景炎正朔。贾居贞使湖北宣慰使郑鼎将兵拒之，鼎言：“鄂之大姓皆与高通，请先除之以绝祸本。”居贞不可。鼎将行，留其所善部将曰：“闻吾还兵，汝即举烽城楼，内外合发，当尽杀城中大姓。”鼎与德兴遇于樊口，战败，溺死。

五月，癸巳，申严大都酒禁，犯者籍其家资，散之贫民。

廉希宪至上都，太常卿田忠良来问疾。希宪谓曰：“上都，圣上龙飞之地，天下视为根本。近闻龙冈失火，延烧民居，此常事耳，慎勿令妄谈地理者惑动上意。”未几，果有数草以徙置都邑事奏，枢密副使张易、中书左丞张文谦与之廷辩，力言不可，帝不悦。明日，召忠良质其事，忠良以希宪语对，帝曰：“希宪病甚，犹虑及此耶？”其议遂止。诏征名医于扬州视其疾，希宪服药，能杖而起。帝喜谓希宪曰：“卿得良医，疾向愈矣。”对曰：“医持善药，以疗臣疾，苟能戒慎，则诚如圣谕。设或肆情，良医何益！”盖以医以讽也。

辛亥，以河南、山东水旱，除河泊课，听民自渔。

乙卯，遣蒙古、汉军相参宿卫。

六月，辛酉，宋文天祥军入鄂都。

丙寅，宋涪州安抚杨立及其子嗣荣相继降，命立为夔路安抚使，嗣荣为管军都统。

秋，七月，宋文天祥遣赵时赏等分道复吉、贛诸县，遂围贛州。衡山人赵璠、抚州人何时皆以兵应之。

壬辰，敕：“犯盗者皆弃市。”符宝郎董文忠，言盗有强、窃，赃有多寡，似难悉置于法，帝然其言，遽命止之。

漕司议通沁水，使东流合御河以便漕，董文用曰：“卫为郡，地最下，大雨时行，沁辄溢出百十里间，而更甚，水不得达于河，即浸淫及卫。今又道之使来，岂悍无卫，将无大名、长芦矣。”会朝议遣使相地形，文用上言：“卫州城中浮图最高者，才与沁水平，势不可开也。”事得寝不行。

癸卯，诸王锡里济劫北平王于阿里玛图之地，械系右丞相安图胁诸王以叛，使通好于哈都。哈都弗纳，遂率兵至和林城北。帝命巴延率兵往御之。

乙巳，宋张世杰自将淮兵讨蒲寿庚。时汀、漳诸路剧盗陈吊眼及畚妇许夫人所统诸峒畚军皆会，兵势稍振，寿庚闭城自守。世杰遂传撤诸路，陈瓚起家丁，召募五百人应世杰，世杰遣将高日新复邵武军。淮兵在福州者，谋杀王积翁以应张世杰，事觉，皆为积翁所杀。

丙午，置御史台于扬州，以都元帅姜卫为御史大夫，置八道提刑按察司。卫曰：“陛下以臣为耳目，臣以监察御史、按察司为耳目，倘非其人，是人之耳目先自闭塞，下情何由上达！”帝嘉之，命御史台清其选，每除目至，必集幕僚、御史议其可否，不协公论者，即劾去之。

戊申，东川都元帅张德润取涪州。

置行中书省于江西，以达春为右丞，敏珠尔丹为左丞，李恒、蒲寿庚、程鹏飞并参知政事，行江西省事。

丁巳，以参知政事、行江东道宣慰使吕文焕为中书左丞。

诏皇子安西王⁽²⁷⁾北征，命王相商挺曰：“关中事有不便者，可悉更张之。”挺进十策于王，曰：睦邻邦，安人心，散民时，备不虞，散民生，一事权，清心源，谨自治，固根本，察下情。王为置酒嘉纳。

八月，李恒遣兵援贛，而自将攻文天祥于兴国。天祥不意恒猝至，遣兵战钟步，不利。时邹沔聚兵数万于永丰，天祥引兵就之，会沔兵先溃，恒遣天祥至方石岭，及之。诸将巩信以短兵接战，恒疑有伏，敛兵不进。信坐巨石，余卒侍左右，箭雨集，屹不动，恒从间道就视之，创被体而死不仆。天祥至空坑，兵尽溃。时赵时赏坐肩舆，追兵问为谁，时赏曰：“我姓文。”追兵以为天祥，擒之。天祥出是得与杜浒、邹沔等逸去。至循州，散兵颇集。天祥妻子及幕僚、客将皆被执。时赏至隆兴，愤骂不屈，僚属有系累至者，辄麾去，云：“小小簽厅官耳，执之何为！”得脱者甚众。临刑，刘洙颜自辨，时赏叱曰：“死耳，何必然！”于是被执者皆死。恒送天祥妻子、家属于燕，二子死于道。信，安丰人也。

九月，戊申，页特密实破邵武军，入福安。宋主舟次广之浅湾。命达春与李恒、吕师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岭，蒙古岱、索多、蒲寿庚及元帅刘深等以舟师下海，合追宋二王。

宋张世杰使谢洪永进攻泉州南门，不利。蒲寿庚复阴赂畚军，攻城不力，得间道求救于索多。至是索多来援，世杰解围，还浅湾。刘深言王积翁尝通书于张世杰，积翁亦上言兵单弱，若不暂从，恐为合郡生灵之患，帝原其罪。

昂吉尔等将兵袭司空山寨，破之。黄州复破，杀张德兴，执其子以去。傅高变姓名出走，寻被获，死之。

巴延讨锡里济，逼于鄂勒欢河，失水而

陈，相持终日，俟其懈，麾军为两队，掩其不备，破之。锡里济走，死。

冬，十月，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己未，享于太庙。

宋以陆秀夫同签书枢密院事。秀夫之谪，张世杰让陈宜中曰：“此何如时，动以台谏论人？”宜中惶恐，亟召秀夫还行朝。时播越海滨，庶事疏略，杨太妃垂帘与群臣语，犹自称奴。每时节朝会，独秀夫俨然正笏立如治朝，或时行中，凄然泣下，以朝衣拭泪，衣尽湿，左右无不悲恸者。

甲申，以行省参政呼图特穆尔、崔斌并为中书左丞，鄂州达嗜嘴齐张鼎，湖北宣慰使贾居贞并参知政事。

播州安抚使杨邦宪言：“本族自唐至宋，世守此土将五百年，昨奉旨许令仍旧，乞降玺书。”从之。

索多至兴化，宋陈瓚闭城坚守。索多临城谕之，矢石而下，乃造云梯炮石，攻破其城。瓚以死自誓，巷战终日。获瓚，车裂之，屠其民，血流有声。

十一月，达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，会于广之雷场。索多取兴化军及漳州，进攻潮州，守臣马发竭力拒守，恐失期，舍之去。至惠州，与吕师夔合军趣广州。庚寅，制置使张镇孙及侍郎谭应斗以城降，达春遂陷广州城。

元帅刘深攻浅湾，宋张世杰战不利，奉宋主走秀山。山中居民万余家，世杰买富民宅，以居宋主，军士多病死。世杰复奉宋主赴井澳。陈宜中通入占城。

诏：“凡伪造宝钞⁽²⁸⁾，同情者并死；其分用者减死，杖之。具为令。”

庚子，以吏部尚书巴图鲁鼎参知政事。命中书省檄谕中外：“江南既平，宋宜曰‘亡宋’，行在宜曰‘杭州’。”

时军士俘温、台民男女数千口，浙东宣尉使陈祐新至，悉夺还之。未几，行省樵民商酒税，祐请曰：“兵火之余，伤残之民，宜

从宽恤。”不报。遣括检复庆元、台州民田，及还，至新昌，值玉山乡盗，仓猝不及为备，遂遇害。

十二月，庚午，宋梁山军袁世安以城降。

乙亥，以参议中书省事耿仁参知政事。都元帅杨文安攻咸淳府，克之。

丙子，宋主至井澳，飓风大作，舟败，几溺。宋主惊悸成疾。旬余，诸军士稍集，死者过半。刘深攻井澳，宋主奔谢女峡，复入海。深追至七里洋，击败之，获宋主之舅俞如珪。宋主欲往占城，不果。

是岁，遣使征缅甸朝贡，不从，率众侵扰永昌。云南行省遣兵伐之，降其砦三百余而还。

至元十五年

正月，癸巳，西京饥，发粟赈之，仍谕阿哈玛特广贮积，以备阙乏。

顺德府总管张文煊，太原府达嗜嘴齐台哈布哈，以按察司发其奸赃，遣人诣省自首，反以罪诬按察御史。台臣奏：“按察司设果有罪，不应因事而告，宜待文煊等事决，方听其诉。”从之。

己亥，禁官吏、军民卖所娶江南子女及为娼者，卖买者两罪之，没其直，人复为良。

山东提刑按察使徐世隆移淮东，宋将许琼家僮告琼匿官庠财，有司系其妻孥征之。世隆曰：“琼所匿者，故宋之物，岂得与今盗官财者同论耶？”同僚不从，世隆独抗章力辨，行台是之，释不问。

戊申，从阿哈玛特请，自今御史台非白于省，毋擅召仓库吏，亦毋究钱谷数，及集议中书不至者，罪之。

降封宋福王与芮为平原郡公。

布哈督汪良臣等兵入重庆，李德辉遣书张珪曰：“君之为臣，不亲于宋之子孙；合之为州，不大于宋之天下。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，汝犹偃然负阻穷山，而曰忠于所事，不亦惑乎？”珪不答，布哈至城下，营造

云梯、鹅车，将攻之。珪悉众与良臣鏖战，良臣身中四矢。明日，督战益急。珪与伊苏岱尔战扶桑坝，良臣等从后合击之，珪兵大溃。其夜，都统赵安以城降。珪率兵巷战，不支，归索鸩饮，不得，乃顺流走涪，布哈遣舟师邀之，遂被执。珪，西凤州人。

先是泸州食尽，为万户围们达勒所破，安抚王世昌自经死。东川副都元帅张德润破涪州，守将王明及总辖韩文广、张遇春，皆不屈，被杀。绍庆、南平、夔、施、思、播诸州相继降。

定武官承袭之制：凡有功升秩者，原职令它有功者居之，不得以子侄代，阵亡者始得袭，病死者降一等。总把百户，老死者不袭。著为令。

二月，戊午，祀先农，命蒙古胄子代耕籍田。

癸亥，赈咸淳等郡饥。

命平章政事按塔哈阿哩选择江南廉能之官，去其冗员与不胜任者。

辛未，以川蜀地多岚瘴，弛酒禁。

吕师夔以张镇孙及其妻子赴燕，镇孙自经死。

宋主舟还广州。达春令索多还攻潮州，宋知州马发城守益备。索多塞壑填壕，造云梯、鹅车，日夜急攻，发潜遣人焚之。凡相拒二十余日而败，发死之，索多屠其民。

壬午，置太史院，命太子赞善王恂掌院事，工部郎中郭守敬副之，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领焉。

改华亭县为松江府。

遣使代祀岳渎。

以参知政事夏贲、范文虎、陈岩并为中书左丞，黄州路宣慰使唐古特、史弼并参知政事。

三月，乙酉，诏蒙古岱、索多、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，镇抚濒海诸郡。以沿海经略副使哈喇岱领舟师南征，升经略使兼左副都元帅，佩虎符。

甲午，西川行枢密院招降重庆等府。

乙未，命扬州行省选特穆尔布哈所部兵，助隆兴进讨。

丁酉，命达哈毁夔府城壁。

乙巳，广南西道宣慰司招降雷、化、高三州。

宋文天祥以弟壁及母在惠州，乃趋之，行收兵出海丰县，遂次于丽江浦。

宋都统凌震及转运判官王道夫复广州。

宋主迁驻确洲，曾渊子至自雷州，以为参知政事、广西宣谕使。时渊子起兵据雷州，元帅府谕降，不听，进兵攻之。渊子奔至确洲，遂有是命。

夏，四月，乙卯，命元帅刘国杰将万人北征。

丙辰，诏以云南疆土旷远，未降者多，签军万人进讨。

戊午，以江南土寇窃发，人心未安，命行中书省左丞夏贲等分道抚治，检核钱粮，察郡县被旱灾甚者。吏廉能者，举以闻；其贪残不胜任者，劾罢之。

甲子，命布哈留镇西川。巡军之戍西川者遣还。

立云南、湖南二转运使。

以时雨沾足，稍弛酒禁，民之衰疾饮药者，官为酤酿，量给之。

戊辰，宋主殁于确州，年十一。群臣多欲散云，陆秀夫曰：“度宗皇帝一子尚在，将焉置之！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，今百官有司皆具，士卒数万，天若未欲绝宋，此岂不可为国耶？”乃与众共立卫王昀，年八岁矣。

方登坛礼毕，御辇所向，有黄龙自海中见，既入宫，云阴不绝。上前主谥曰裕文昭武愍孝皇帝，庙号端宗。杨太妃仍同听政。

时陈宜中入占城，日候其还朝，竟不至。张世杰秉政，而秀夫裨助之。外募军旅，内调工役，凡有述作，尽出其手，虽勿遽流

高中，犹日书《大学章句》以劝讲。

庚辰，遣使至杭州，取在官书籍板刻至京师，从许衡之言也。

壬午，立行中书省于建康府。

【注释】

(1)帝：元世祖(1215—1294)忽必烈。拖雷子，蒙哥弟。1251年总领漠南汉地；1254征云南、灭大理。宪宗八年攻宋。次年即大汗皇帝位。在位三十五年，溢圣德，神功文武皇帝。

(2)真州：北宋大中祥符六年(1013年)升建安军置，治扬子县(今江苏仪征市)。属淮南东路，两宋时，处东南水运中要，为发运使驻所。

(3)京口：城名，即今江苏镇江市。三国吴称京城，因此城凭山临江，地当江南运河入江之口，故又通称京口城。

(4)皇太妃：对皇帝的父亲遗留下来的妃子的称呼。魏晋以后，诸王母亲的封号亦称太妃。清制，皇帝的祖父遗留的妃子为此谓。

(5)三司：五代后唐合并户部、度支、盐铁三司为一独立机构，称三司，其长官为三司使，常委派宰臣一人专判，宋治置。

(6)检校大司徒：检校一词，六朝已有，有检查料事之意。唐初，检校官为有职事的未正授之官。唐中叶之后，成为原官上的加官，为虚衔。

(7)直学士：官名。宋翰林学士院，金翰林学士院，元翰林兼国史院、蒙古集贤院官员。低于侍讲学士。

(8)太祖：(927—976)赵匡胤。涿州人。后周显德六年(959)。官至殿前都点检。匡胤策动陈桥兵变，建立宋朝，仍都开封。取先南后北，灭后蜀、南汉、南唐，统一中国。然重文轻武，并致种种弊政。

(9)太宗：(936—997)赵光义。建隆元年(960)，拜泰宁军节度使。次年，为开封尹。973，封晋王。开宝九年(976)即位，改元太平兴国。提倡文学风气，编纂《太平御览》。

(10)孔子：(前551—前479)春秋末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儒家的创立者。名丘，字仲尼。大力宣传“仁”的学说，主张实行“礼”的规范，行仁政，提倡德治和教化。封建统治者尊之为圣人，著有《论语》一书。

(11)曲阜：今山东曲阜市东北，相传为少昊之墟。

(12)行尚书省：金官属名。管理地区政务。行尚书省由朝廷尚书省统领，但仍保存汉人官制，设左、右丞相。1150年，诏废此官属。

(13)宣慰司：宣慰使司。元地方官署名。掌军民之务，在各道设置。领路、府、州、县，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，郡县有请则转达于省。

(14)《大明历》：南北朝祖冲之创制的历法。成于宋大明六年(462)。规定回归线长度为365.242813。在祖冲之死后10年，天监九年(510)得以实施。

(15)晋武帝：(236—290)司马炎，晋朝的建立者。在位25年，字世安，咸熙二年(265年)为相国、晋王，不久代魏称帝。280年灭吴统一全国。但生活荒淫，身死不久，全国又分裂了。

(16)隋文帝：(541—604)杨坚。隋开国皇帝。公元581—604年在位。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，隋王。大定元年(581)自立隋朝。开皇七年灭梁，九年灭陈，统一全国。

(17)唐高祖：(566—635)即李渊。唐王朝的建立者。祖籍陇西成纪，袭封唐国公。时隋朝在农民起义中崩溃，乘机起兵反隋，攻取长安，建立唐朝，在位九年，禅位于太宗。

(18)岳渎：元代岳镇海渎之祀，始自世祖中统二年(1261)。五岳、四海、五镇、四渎，以及后土、共十九处，依方位分为五道，遣使代祀，每道二人。

(19)赦：免罪；减罪。如：大赦；十恶不赦。《易·解》：“君子以赦过宥罪”。

(20)岁贡包茅：即每年进贡祭祀的时候用来渗酒的包茅。

(21)梅岭：即五岭之一的大庾岭。在今江西大余，广东南雄两县之间。《舆地梅胜》“庾岭多梅，亦曰梅岭。”一说以梅岭居此得名。

(22)交趾：隋开皇十年(590)于汉雋陵县地置。取汉交趾郡为名。治今越南河内市西北。属交州。大业初属交趾郡。为越南别称。

(23)罗盘句：元代对云南彝族的通称。唐、宋记载中称之为“寸”。元时分布在今贵州、曲靖、乌撒、乌蒙、罗斯罗一带。

(24)彗：古代叫“妖星”，通常也叫“扫帚星”，绕太阳运行的一种天体。古代认为彗星出现，是

灾害的征兆。

(25)杨喇勒智:元唐兀人。僧官。世祖至元十四年(1277),任江南释教总统,掌江南佛教事。在任十余年,贪赃肆虐,强取民财。

(26)《通鉴》:资治通鉴。北宋司马光撰。被名为《通志》。后英宗赐名《资治通鉴》,目的在于供封建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教训,故有此

名。

(27)安西王:忙哥。(? -1278)元世祖子,察必皇后所生。至元九年(1272年)封安西王,出镇陕、甘、川。次年封秦王,制两川行枢密院,攻宋。

(28)宝钞:中统元宝交钞,元纸币。简称中统宝钞。中统元年(1260)十月开始印造发行。后因大量印造,钞值跌落。

〔译文〕

元纪一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(丙子,公元1276年)

夏季,四月,庚辰(十六日),降诏修建太庙。

郝经入朝觐见,世祖忽必烈在宫庭里赐宴,询问政事,对郝经的随行人员均给予不同赏赐。

以前,南宋丞相文天祥到镇江,和他的门客杜浒等十二人,夜里逃进了真州,安抚使苗再成出来迎接,高兴得流着泪说:“两淮的兵力足以复兴宋室帝业,只是两位统帅有矛盾,南北之间是不可能互相合作的。”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夏贵已经投降,所以苗再成才说了两位统帅的话。文天祥问道:“你能想得出了什么计谋吗?”苗再成说:“现在先约定淮西军队直接攻取建康,对方必然全力抵御我西方军队。我们再指挥淮东的各位将领,用通州、泰州的军队进攻湾头,用高邮、宝应、淮安的军队进攻扬子桥,用扬州的军队来进攻瓜步,我们再用水军直捣镇江,所有的军队同一天大举进攻。湾头、扬子桥沿江一带元军兵力很弱,况且百姓日夜盼望我军到来,一进攻就能拿下,然后从三面合击瓜步,我水军再从江中的一面逼进,纵是有高明之人,也难出解围之谋。瓜步既然被攻克,就用淮东军队进入京口,淮西军队进入金陵,截击元军的归路,元军的大帅就可以不劳而被俘获了。”文天祥对此计大加称赞,马上就写信给李庭芝,派遣使者四出约定出师日期。

刚开始时,文天祥未到真州时,扬州有逃回的士卒,说元朝秘密派遣一位丞相进入真州来劝降,李庭芝信以为真,以为文天祥是来劝降的,就指使苗再成赶快杀了他。苗再成不忍心这样做,就骗文天祥到城外去视察城垒,然后就把李庭芝的文书给他看,并且把他关在城外。过了很久,又派两路人分头试探文天祥,如果真是来劝降的就杀死他。两路人分别与文天祥谈话,见他是一个忠义之人,也不忍心杀他,就引导他去了扬州。四更天的时候,到达城下,听守门的在议论,说制置司下令捕捉文丞相非常紧急,大家都吓得相顾吐舌,不敢言语。文天祥于是更姓名改姓说是清江人刘洙,想向东进入海道,正巧遇上元兵,藏伏在围墙中才得以幸免,饿得起不来,只好从打柴人那里讨点剩粥吃。走到板桥,元兵又赶到,众人都跑进竹丛中躲藏起来,元兵进入竹丛搜索,虞候张庆眼被射中,身上两处受伤,杜浒、金应被抓走。杜浒、金应拿出了携带的金子给看守的士卒,才得以逃脱,招募了两个打柴的,用筐抬着文天祥到达高邮翟家庄。翟舜把文天祥迎接到了他自己的家里,又派遣儿子翟德润护送文天祥到泰州。于是文天祥由通州航海寻找益王、广王,到这个月,才到达温州。

五月,乙未朔(初一),由于平定了南宋,派官员在上都近郊祭告天地、祖宗,并且派遣使臣代替祭祀名山大川。

南宋陈宜中、张世杰等在福州府拥戴益王赵昀登基即帝位,改年号为景炎。遥给

德祐皇帝上尊号为孝恭懿圣皇帝，又给太皇太后上了尊号，册封杨淑妃为皇太妃，进封广主赵昺为卫王。升福州为福安府，以原大都督府为垂拱殿，使厅为延和殿，命王刚中知福安府。金华尉赵孟奎携带太上皇后的帛书沿着小路来上，提拔赵孟奎为宗正寺簿。这一天，福安府里发出了一声巨响，众人吓得仆伏在地。福州城的南城墙突然崩塌了七里。

先前，南宋吴坚等人出使元朝，因为没能得到回命而滞留馆舍中，高应松绝食不语，七天而死，贾余庆因病而死。家铉翁听说南宋已经灭亡了，整天哭泣，几天不吃东西，元世祖很赏识他的气节，想封给他官职，家铉翁拒不接受。南宋恭帝赵昺和全太后到达了燕京，家铉翁出迎拜见，流着泪仆伏在地，承认了没有完成使命的罪，没有能够保存宋朝天下。

南宋恭帝赵昺和全太后被解往上都。丙申（初二），在大安殿拜见了元世祖。乙巳（十一日），授予南宋恭帝赵昺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大司徒，封瀛国公，从行的妻妾之中有安康朱夫人、安定陈才人，都上吊自杀，并且还在裙带上留下题字：“誓不辱国，誓不辱身。”

南宋任命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、都督各路军马，陈文龙、刘黼为参知政事，张世杰为枢密副使，陆秀夫为直学士院，苏刘义为总管殿前司。

南宋又召李庭芝为右丞相，姜才为保康军承宣使。召以前的丞相叶梦鼎为少师，充任太一官使。叶梦鼎接到任命，马上就航海赴任，因为道路阻塞不得前进，便向南大声痛哭而还。

南宋任命赵溍为江西制置使，进兵邵武，谢枋得为江东制置使，向饶州进兵；命李世适、方兴等进兵浙东；任命吴浚为浙东招谕使，邹夙为副使。毛统由海路到达两淮地区，约定了军队会合的期限。并下诏命令

傅卓、翟国秀等分路出兵进击。当时谢枋得兵败逃走，已经溃不成军。邹夙是吉水人。

南宋文天祥抵达了福安，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。文天祥因为国家大事都由陈宜中决定，谋划每件事看法又多不相同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于是任命为枢密使、同都督。文天祥派遣吕武去江、淮招集豪杰之士，杜浒到温州去募集兵士。

元世祖召见询问南宋降将道：“你们为什么就这样轻易投降呢？”这些将领答道：“贾似道专行国政，常常优待礼遇文士而轻视武臣，我们深感不平已经很久，所以才望风而降。”世祖派董文忠对他们说：“贾似道实在是轻视你们，但是这只是贾似道一个人的过错，你们的国主有什么亏待了你们呢！如果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，则贾似道轻视你们也是理所当然的！”

巴延入朝觐见，世祖命百官到城郊迎接慰劳。到了朝廷之后，拜为同知枢密事，将陵州、藤州的六千户作为他的食邑。

任命董文用为卫辉路总管。

卫辉正当要冲之地，百姓有十分之九都被征为兵，其余都是孤弱贫病的人，不能胜任劳役。正遇上刚刚平定江南，图籍、金玉、财帛的运输昼夜不停，每天都要征用几千人担任警卫和运输。董文用说：“我们的百姓已经疲惫不堪了，而且又严重妨碍农事，恐怕这样下去不行。”于是就对管运输的说：“卫辉的吏役足够使用，没有必要再烦扰劳累百姓了。”管运输的说：“如果照您说的办万一出了问题，谁能够来承担罪责？”董文用立即亲手书写了凭证，写上了官职、姓名作担保。因此百姓得以按时耕种，而运输也得以完成。

宋直学士院陆秀夫被罢了官免了职。

陈宜中因陆秀夫长期在军队中任职，熟悉军务，每做一件事都要事先向陆秀夫询问后才行动，陆秀夫也尽心尽力帮助他。不久，陆秀夫与陈宜中意见分歧，陈宜中让